

独一无二 × 非你不可 = 十分甜蜜

“你若只有一生一世
我便弃了永生永世
陪你一生一世。”

愿望花店系列 01

问你可以 不可以

YUAN
WANG
HUADIAN

狐桃君
著



小花阅读

他是世上最后一个引路者
不知来路，不知归途

她能预知死亡驱散邪灵
却不知自己到底是谁

傲慢又毒舌的死神夫人
终于找回了他的“小镰刀”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闻读

FLORET READING

【愿望花店】系列 01

问你可以
不可以

狐桃君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作者前言

ZUOZHEQIANYAN

一份来自死神大大的温柔小甜饼

在写《问你可以不可以》之前，为了搜集资料，我在网上找了很多死神的图片来看。

我一边看一边跟小伙伴讨论，觉得图片里的形象和我的男主角人设特别搭，傅筠来就该是这样子的，一身黑不溜秋的黑色斗篷，一看就是个没感情的性冷淡。

看完“男主角”的图片后，我又恶趣味地搜了搜镰刀的图片，不出所料，大多都是灰头土脸的割草镰刀。于是，我便坚定地认为那就是我萌萌的女主角的形象，并且在正文里也真的把她写成了一把割草镰刀。

还有女主角的名字——辜冬，也是我精心取的，读起来特别可爱。有感受到身为亲妈作者的我，对他们满满的爱吗！

原本我想写一个甜甜甜的死神寻找镰刀的故事，一路轻松到底，结果写着写着有点跑偏，嗯……但我依然觉得这是一个甜甜甜的故事！

我很喜欢这个故事的主角人设，孤独的死神和呆萌的镰刀。

他们在死神和镰刀的状态时形影不离，那么在人类的状态时，就应该是天生一对。

死神注定会找到他的小镰刀，傅筠来注定会和辜冬在一起，不会有第二种可能。

故事里的每一个人物，不论是傅筠来、辜冬，还是余衷情、谢子砚，他们选择爱人的方式都不一样。有的是认定了就将其牢牢握在手心里，无论如何都不会有一丝一毫的动摇；有的是为爱洒洒脱脱放手，将其隐藏在心底。还有的，是甘愿逆天改命，做出惊世骇俗的事情来。

正是因为他们每个人的选择和性格不一样，所以才决定了这个故事的发展方向。

人有很多面，爱也有很多种，除了她们外，世上还有很多种不一样的对爱的表达方式。希望我，还有看到这个故事的你们，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正确的表达爱的方式。

最后，希望看到这个故事的你们能喜欢这个故事，喜欢里面的每一个角色，喜欢傅筠来也喜欢谢子砚，喜欢辜冬也喜欢余衷情。

因为我很爱他们，很爱。

小花阅读

【愿望花店】系列

FLORET

READING

《鸚歌妍舞》

笙歌 著

标签：妖王和舞蹈演员 | 多嘴鸚鵡 | 建国前都成精了 | 全妖族都等着妖王娶媳妇

内容简介：

人类舞蹈演员向妍，初见骆一舟时，觉得他是自己前半生见过的最好看的人。

但第二面，她就给骆一舟打了一个“只可远观”的危险标签。

向妍归国，辗转回到家乡小镇，却发现骆一舟也在镇上诊所当医生，还被外婆撮合跟他之间的关系。

生命中出现一个骆一舟，就像是打开了一道玄幻的大门。

直到有一天，向妍发现，骆一舟是妖王，他的宠物是成了精的鸚鵡……一切开始变得不同。

《问你可以不可以》

狐桃君 著

标签：一把专属小镰刀 | 引路者大人今天也不高兴 | 没有过去 | 预知未来

内容简介：

“你打算怎么赔偿我？”傅筠来抬眼似笑非笑地看着她。

辜冬暗暗吐槽：你莫名其妙用我割草，还问我怎么赔偿？还有没有天理？我不是威风凛凛的狩猎镰刀吗？

傅筠来啧一声，苍白的嘴角微微向上扬：“你本就是我的镰刀，我用你割草不行吗？不是物尽其用吗？”

辜冬呆愣愣地想：你知道我在想什么？

傅筠来抬手敲了她一记，慢条斯理地说：“当然。”

辜冬崩溃：到底什么时候才会彻底恢复过来，当一把不能说话不能动的镰刀好憋屈！！！！

《遇见他的那间花店》

江小鸟 著

标签：花店不卖花 | 搞不清楚自己到底是个什么妖 | 客人，这个真的不可以

内容简介：

洛浮经营着一家交易魂灵与愿望的花店，走进店里的人都有着各自的执念。她从未想过自己的店里有一天会来一个干干净净，什么味道也没有的客人，而且客人还一口咬定，说是来相亲的！

更让她没想到的是，沐辰其实是个除妖人，根本就是为了寻灵根而来。

沐辰表示：灵根是我家的，你既然离不得它，那么，你这辈子也没办法离开我了。

洛浮：????

《珍珠恋人》

山风 著

标签：一串神秘的珍珠项链 | 灵异事件 | 阴谋爱情

内容简介：

甄辞夏在海边卖了十几年珍珠了，五岁的时候就学会怎么坑蒙拐骗。没想到一时疏忽，马失前蹄，败给了一个叫作纪浔的神秘男人。而纪浔的出现，也唤醒了她身上沉睡的秘密。

无法摘下的珍珠项链。在每个月圆之夜发出诡异的光。在纪浔的帮助下，甄辞夏得到了这串项链上的神秘力量。

也因此被珍珠召唤出来的亡灵恶鬼不断地拉入灵异案件。

《追不上的星光》

靳山 著

标签：世袭守灵少女 | 怪物少年 | 古老的使命与不死的爱

内容简介：

“我们族人一直守在这片土地上，即便身躯倒下，还有灵魂不灭。”


“你守着这一亩三分地，我守着你。”

“你能陪我多久呢？”

“直到我倒下，还有灵魂不灭，永远爱你。”

乔今的族人背负着古老的使命，世代守护着汀疆谷，她为此而生。她以为自己会和父辈一样平静又寂寥地度过一生，却在校园里遇见了怪物一般的李宵行。

他没有睡眠，他嗜血为生，他的生命漫长没有尽头。



目录

楔子·····001

那是一把只属于我的小镰刀

第一章·····007

“不招。”身后一把低哑而清冷的嗓音简单地回复了她。

第二章·····017

给你一个仰慕我的机会。

第三章·····028

她一直想知道自己到底是谁，又到底心系着谁。

第四章·····039

他绷紧的下巴和微抖的眼尾，透露出他隐隐压抑的不爽。

第五章·····052

眼前的辜冬不再是一把镰刀，而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第六章·····064

这是一种潜意识，与生俱来的能力，随着她的反复练习而渐渐显露出来。

第七章·····076

哎——怎么办？我好像……喜欢上一个人了。

第八章·····089

傅筠来是她的任课老师，她该认清现实，不该抱有可笑的温情想法。

第九章·····102

同情心？那是什么东西？

第十章·····113

这次，我会抓紧你。

第十一章·····127

他俯首，轻轻吻了一下她的额头。



目录



第十二章 ····· 138

左右你已经欠我很多了，我这个人还是有那么点包容心的。

第十三章 ····· 149

对你一见钟情？

第十四章 ····· 157

我和她之间，从来就没有不合适，从前没有，以后更不会有。

第十五章 ····· 166

他……他是很重要的人。

第十六章 ····· 177

左右没有人心疼我，我想心疼心疼自己可以吗？

第十七章 ····· 188

这是短期内进步的唯一办法！

第十八章 ····· 199

都过去二十年了，还是没能习惯，自己早已没有了镰刀。

第十九章 ····· 210

你还有下一世，下下世，总会有一世，你会愿意回到我身边。

第二十章 ····· 222

你只有一生一世，我就索性弃了永生永世，陪你一生一世。

番外一 ····· 234

毕业季

番外二 ····· 240

问你，可以不可以



|楔子|



那是一把只属于我的小镰刀

零点时分。

弯月高悬，万籁俱寂。

凛冽的寒风中，一道身着宽大黑色斗篷的身影在莹白月光的笼罩之下，手持一柄高及头顶的银色镰刀自屋顶轻飘飘地掠过，很快，他便隐入一栋看起来毫不起眼的居民楼里。

不过须臾，那道身影就从居民楼里穿墙而出。

他悬浮于空，手中长柄镰刀的刀锋处还残留着点点荧光，那是刚刚勾取过灵魂的痕迹。

屋子里的老人刚刚离世，老人一生清白且是寿终正寝，所以勾魂的过程很是顺利，并未受到什么阻拦。

“小镰刀，干得不错。”黑斗篷男子嗓音微哑，带着不易察觉的邪气。

傲娇的小镰刀在夜色下寒光闪了闪，以示回应。

那当然咯！小镰刀想。

黑斗篷男子轻轻笑了笑，眼底划过极淡的笑意，他更紧地握住镰刀，消失在夜色之中。

他本没有名字，世人却赋予他称号。

有人说他是勾魂的死神，有人说他的出现就意味着不祥和死亡。

他的身份只存在于恐怖故事和古老传说之中，是隐晦神秘的，从来没有人真正察觉过他的存在。

他是孤独的引路者，他的职责，是替黑夜中离世的灵魂引路。

不论那些灵魂生前曾做过什么，为善或作恶，是自然死亡抑或是被害身亡，都需一一将他们的前尘往事涤荡干净，让其以纯白之体顺利进入轮回。

一整夜的奔波步入尾声，天色将明，太阳的能量将替代他在白天行使涤污引路的职责。

黑斗篷男子双手抱胸立于某棵枝叶繁茂的树枝上，宽大的斗篷完全遮盖了他的眉眼，没有人知道斗篷下的他到底是何模样，包括日日陪在他身边的小镰刀也不知道。

但不否认，它好奇得很。

大概……斗篷下是一具干枯易碎的千年老骷髅吧？

“啧……”他叹息一声，黑色的斗篷在风中舒展开，被吹得猎猎作响，“又是无聊的一晚。”

小镰刀被它的主人随随便便倚在树干上，陪着他看地平线一点点亮起的微光。

又是充实的一晚哪……小镰刀想。

他斜睨了小镰刀一眼，嫌弃地说道：“你什么时候思想能不这么简单？”

小镰刀无辜地表示它不能说话。

“乖，我知道你能自主思考。”他漫不经心道。

小镰刀的眼睛谄媚地亮了亮——哦，如果它有眼睛的话，主人终于肯承认它是一把聪明机智的镰刀了！

却听见它一贯毒舌的主人继续说：“毕竟是我的镰刀嘛，有个这么厉害的主人，他的镰刀又能弱到哪里去？”

泄气的小镰刀腹诽，自恋！

他笑笑，重新将小镰刀揽入怀里，一下一下抚摸着它的刀刃，丝毫不在意自己会被寒气割伤，语气罕见的温和。这温和的语气让小镰刀一下子警惕起来，这触摸也让它不寒而栗。

“左右日子无聊得紧，如果你听话的话，下次还带你去割草玩，嗯？开不开心？”他慢条斯理地说。

就知道！果然不是什么好事！小镰刀气哼哼想：喂喂喂！谁想去割草啊！我可是威风凛凛勾魂涤污的狩猎镰刀哎！才不是割麦子的农具！明明是为了你自己开心吧！

此番心理动作被他理所应当当地无视了。

“嗯，既然不说话就当你默认了。”

委屈的小镰刀：“……”

在太阳即将跃出地平线的那一刻，黑斗篷男子施施然收回目光，拎着小镰刀轻飘飘地腾空而起。

“好了，收工。”

气温一点一点地回升，连带着那股寒风也带了些融融暖意。小镰刀能感觉到自己引以为傲的漂亮刀柄被主人紧紧握在手里，隔着主人黑色的手套仿佛还能感觉到他手指的温度。

小镰刀忍不住刀脸红了一红，偷偷看了看自己主人被黑斗篷上巨大兜帽严严实实遮掩住的侧脸，不禁想，如果能一直待在主人身边安安静静地陪着他，好像也不错。

就算他真的是干枯易碎的千年老骷髅也没关系。

黑斗篷男子注意到小镰刀的分神，再次睨了它一眼，哑着嗓子短促一笑：“怎么，又在胡思乱想什么？千年老骷髅？”

小镰刀脸又红了一红，辩解道：才没有胡思乱想，明明是在想很正经的事情。

“唔，的确很正经。”他慢吞吞地应道。

此时此刻，气氛莫名有些美好，小镰刀突然回想起主人曾给它读过的睡前故事，冒出些少女怀春的心思来，自己这么可爱，如果某一天坏掉了，或者被弄丢了，主人肯定会舍不得自己的吧。

黑斗篷男子薄唇扬了扬，冷冰冰道：“没什么舍不得的。”

啥？小镰刀僵住了，感觉自己刀刃卡壳了。

“你总会有坏掉不能使用的一天，而我也终有一日会彻底消散，所谓的感情只是廉价之物，所以，没什么舍不得的。”他重复。

小镰刀知道，他说的是实话，他从不撒谎，也没有必要撒谎。

他见惯了生生死死，根本就不在意这些虚无的感情。

明知道是这样的理由，小镰刀还是委屈又不甘，它已经开始依赖自己不是很温柔的主人了。

它赌气般用足了力道，试图从主人手里挣脱出来，不知是它力气真的很大，还是黑斗篷男子有意放了手，它居然真的脱手而出，失去了支撑的它还未来得及反应就直直坠了下去。

小镰刀彻底蒙了，它本以为主人会握紧自己，然后耐着性子哄一哄自己的。

毕竟……自己是漫长的余生里，唯一时刻陪伴在他左右的存在呀……

坠下的那一刻，小镰刀刀刃上一整晚勾取的莹白灵魂纷纷自尖端溢出，不由自主地飘入了黑斗篷男子的宽大衣袖里。

引路者与镰刀本就是相互依存互不分离的。

镰刀负责预知死亡，涤荡污秽，而他则负责指引灵魂前行的方向。

原本，这种种能力通通归属引路者一人所有，只是，时光太过漫长，千年，万年，他已经寂寞太久太久了，这才分离了自己的能力出来。

小镰刀突然的剧烈震动让黑斗篷男子出现了一瞬的愣怔，他毫无防备地松开了手，这才眼睁睁看着它坠落。银色的镰刀在空中划出一道漂亮的弧度，不过须臾便消失在了视线尽头。

沉默了几秒，他压抑住恼怒，冷笑一声，拂了拂衣袖，若无其

事地继续前行。

这把镰刀再称手又如何？虽然有些可惜这两百多年里在它身上倾注的心血，但既然它这么呆这么任性，不懂揣摩他的心思，一点也不合他的心意，丢了就丢了，大不了再花个五十上百年重新打造一把新的镰刀。

烦躁的思索之际，一缕明亮的光已经毫不留情地投射在黑色斗篷的一角，很快就在上面燃出一个洞，灼热疼痛感飞快蔓延开来，他这才意识到他已经停滞在了阳光之下。

时辰已到，而他与光明水火不容。

黑斗篷男子回过神，无法无视这股千百年来从未感受过的疼痛，终究还是停了下来，无奈地弯了弯嘴角嗤笑一声。

算了，看在它这么蠢的分上，还是把它捡回来吧。

毕竟，那是一把只属于我的小镰刀。

| 第一章 |

“不招。”身后一把低哑而清冷的嗓音简单地回复了她。

晚上十一点整，同寝的室友已经进入了梦乡。

辜冬数着室友们渐渐平缓的呼吸声，小心翼翼地翻身起来，套上外套裹上围巾后轻手轻脚掩上门，驾轻就熟地从二楼走廊尽头的小阳台上翻身而出。

落地的时候，一楼隔音很差的房间里，宿管阿姨翻身嘟囔了一句梦话，吓得辜冬没及时控制好力度，踉跄了一下。

好在，宿管阿姨并没有醒。

辜冬偷偷摸摸到达约定地点时，开完会从公司赶过来的谢子砚已经在寒风中等她了。他身量修长，天生一副模特架子，等人也被他等得像在拍画报。

注意到辜冬的出现，本慵懒地倚靠在车上抽烟的他站直身子，弯唇调侃道：“小咕咚，怎么这么晚才来？我一个忙得四脚朝天的

大老板都比你到得早。”

辜冬朝他的方向小步跑过来，嘴角抽搐了一下：“得了吧，我可没让你来，说了我自己可以一个人去。”她想了想，“还有！谁允许你给我起这么肉麻的外号了？”

小咕咚？她忍不住一阵恶寒。

谢子砚早习惯了辜冬对自己的嫌弃，笑笑：“反正闲得无聊呗。”

“哎？刚才是谁说忙得四脚朝天的？”

辜冬上了车，接触到车内温暖的暖气，这才渐渐平缓了呼吸。

她不是第一次深夜偷偷溜出来，本意是不想将室友牵扯进来，如若她们知道了自己经常深夜外出，肯定会问东问西。她从小就是大家口中的不祥之人，现在她已经明白，唯有隐藏自己的能力才是最好的。

如果不是无意中和谢子砚泄了底，说自己今晚要出去，她说什么也不会让他跟着来。

“对了。”谢子砚突然开口。

“什么？”辜冬还没缓过神来。

他突然打开他那边的车窗，寒风一下子灌进来，冻得辜冬一个哆嗦。他朝窗外丢了烟蒂，这才重新关上车窗，垂着眼慢悠悠说：“你上次说，我会什么时候死来着？”

辜冬一下子愣住了，心凉了凉，老半天她才僵硬地强笑两声：

“我开玩笑呢，你别信我的胡说八道。”

话虽如此，她飞快地瞟了谢子砚一眼，他周身有一道极浅的淡